

一直都是那麼清淡如水，卻又理所當然的能令人認為那是正確的。偶爾雖會有幾絲焦慮夾雜在字行間，但那樣的恬淡過個幾句後也總會回來的。

那是一個不知道是在哪個地方發現的部落格，好像並沒有特意宣傳自己的意圖，普通的不行。上頭整齊的按類別排列著新詩散文，間雜一點看來就是研究用的論文。

余樂習慣隔幾天就點開這個頁面。因為那名作者似乎也有著過幾天刪除某些文章的習慣、為了不錯過那某些偶爾令人感到新奇(以他來說的)橋段總是會提早點開。也不知為何即使不知道對方的身份，這人的文字也能讓他稍微心安一些。．．．．．一連串瞧看起來應該是大學生無誤。

而且字像人，這傢伙大約就和他的文字一樣平和。

但無論作者是誰，這點小問題其實不值得深思，余樂撩起已經過長蓋至鼻梁的瀏海，以防它遮住視線。讓他感興趣的只不過是這些段落而已。

但今日又點開頁面，幾乎將臉緊貼上螢幕，宛如水晶一般精緻的句子讓余樂的心臟幾乎就要停止跳動、那是訊息直接戳入腦迴中才會造成的驚訝。這是什麼意思？

門外陳慧的呼喊極其大聲，好像是要吃晚飯了，但他仍不予理會。直直凝視並數次來回搓著滾輪，上上下下將這段文字讀得通透，發覺自己依舊無法理解才焦躁的咬著指甲關閉頁面。

「搞什麼．．．．．」從椅子上站起後便在房裡兜起圈子，嘴上喃喃唸著一些大概不會有人聽得清晰的字詞，「．．．．．換了個腦袋了？」

平日已習慣閱讀的零散的結構，今日卻特別緊密。

硬要形容的話就是散落的線團變成了嚴謹的織品，那人的意圖很明確，就像是在刻意展現甚麼似的，彷彿一朵花美麗而雅緻的綻放了。

手指尖端被咬得滲出血，有點疼，余樂至此才悻悻的放下手，推開椅子微彎著腰站了起來。碰了碰螢幕的開關，但終究沒關上它，只是重新坐下，再次點開那篇令他忌妒的快要瘋狂的，充滿才能的段落。

.....真不甘心。

「哦呀？」脫下上衣時恰巧瞥見螢幕上一閃而過的變化，洵抬起頭，將脫下的T恤放在椅子上，俯身往前探查。「.....為甚麼會多10點閱呀。」一看見那篇剛新增上去的文章點閱數字居然一下子像壞掉一樣不停往上竄升，他就忍不住失笑。

最近有某個人在密集關注他的網頁，洵是知道的。本來只是一個紀錄放置用的網頁，新增的物件居然過一段時間數字就會多上一些些，一開始還真嚇到他了。

而那數字的增長通常是在集中在某個時間點發生的，深夜、凌晨，或是下午，那人的速度很快，有時候甚至30分鐘就能看完他花了兩個禮拜才寫出來的段落了。總之這人的存在是很好被推論出來的，所以最近他也更新得比較勤快。

有觀眾才有動力嘛。即使這個人應該是怪異的重覆做了很多次關閉和開啟的動作才造成這個數字的，他也仍然覺得非常有趣。

轉身背起整理好的行囊，洵撥開了垂在胸前的那縷白髮調整著背包的肩帶，而後抬起頭準備關閉電腦，但眼前看到的卻讓他略微驚訝的眨了眨眼。

很精采。

只有三個字的留言看起來異常彀扭，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錯覺。洵有一瞬間是那麼認為的，但之後隨即被喜悅衝過。無論是誰都喜歡被人看見，尤其是他這次可是悉心準備了一個多月，將每個詞和句子都修改到挑不出一絲錯處才放上去的。畢竟這一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再回來了，算是他想稍微做點甚麼留下紀錄，也算是給那個素未謀面的傢伙一個驚喜吧。

如果能平安回來就好了。

洵這麼想著，關掉了電腦。